

THE KILLING MOTOR

长篇小说

尹三碗◎著

杀人夜

内杀戮
取魁魁的爱情

最痛快的除恶
最柔情的硬汉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尹三碗◎著

THE
KILLING
NIGHT

杀人夜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杀人夜 / 尹三碗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203-07168-6

I. ①杀… II. ①尹… III. ①侦探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5633 号

杀人夜

著 者: 尹三碗

责任编辑: 阎卫斌

装帧设计: 李 尘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7168-6

定 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序 章	1
1. 裸聊视频	2
2. 深夜拜访	19
3. 双手抱头	38
4. 厄夜断骨	53
5. 死亡之屋	68
6. 初尝乙醚	87
7. 幽暗森林	108
8. 又见血光	121
9. 善后事宜	138
10. 恶影浮现	152
11. 诺亚木舟	172
12. 引狼入室	191
13. 怎么杀我	209
14. 瓮中捉鳖	227
15. 似是故人	250
16. 致命录音	256
17. 一尺之遥	264
尾 声	284

序 章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那人在电话里说他马上就要完蛋了。这并不丢脸，很多人常常觉得自己的生活马上就要完蛋了。

穷人尤其如此。

那些有钱的人也常常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马上就要完蛋了。

这也没什么丢脸的。

一件事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让它变得更好，或者更糟。一根稻草，有时候会压垮一头骆驼，有时候又会救人一命，这就是生活。明白了这点，你就会对生活看得更淡一些，而看淡会让你活得更舒服。

在很多年以前，在抽掉十万支“将军”牌香烟以前，在喝光十吨啤酒以前，在从事过十种行当以前，在被至少十个女人甩掉以前，我并没有将生活看淡。

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我也没有把生活看淡，直至我接到那个电话，卷进了一堆烂事里，就像一块烧红的铁块被扔进了一盆冷水里。

淬火以后，这块铁如果没破碎，就会变得更坚硬。

就这么回事。

1. 裸聊视频

入冬以后，经常性的狂风就是这个城市给你的唯一馈赠。大风会把天空舔得像丝绸一般顺滑，把空气过滤得又甜又冷，仿佛那些残存在冰箱底部经年不化的冰块。

不过，大风有时又会扮演另一种角色——从城北的高原带来漫卷的沙尘，让这个城市变得更脏。

中午时分狂风大作，干枯的枝丫摇摆着，白色塑料袋在天空飞舞。看起来，这将是更脏的一天。我走出房门，没穿袜子，没穿内裤，也没刮胡子，直接披上了厚厚的棉衣。在楼门口，我看着苍黄的天空，戴上口罩，拉紧棉衣的拉链，冲进沙尘里。

我饿坏了，准备去街角一家名叫火麒麟的茶餐厅吃点东西。勉强地说，这家茶餐厅算是这个城市的另一个小小的馈赠——整个白天和午夜两点以前，所有的小吃半价销售。人们喜欢打折销售，打折销售会让人心情舒畅，而心情舒畅则会让人食欲大增——由此看来，茶餐厅老板真会做生意。

这里的点心和粥真是棒极了。有时候，我会在这儿叫上一壶茶，点上一支烟，慢慢地耗上一阵子。当然，更多的时候我是点一堆啤酒，叫几个小菜，坐在角落里边吃边喝，有心无心地看着那些三三两两走进走出的闲人们。

这次我可不想再点一堆啤酒。昨天晚上喝得太多了。实际

上，这段时间以来，我的肝脏一直不堪重负。我点了两个烧麦、几个小笼包和一碗皮蛋瘦肉粥，点着一支烟，等着这些东西上来。在饥饿的时候抽烟可不是什么好滋味，就像把本已酸不溜秋的胃再揉搓一番，不过很多人还是习惯这样，在等待上餐的时候来上一支。

这是他妈的什么习惯！

我刚刚从一家服务了五年的公司辞职，脱离了那种加班加点的职场生涯，正进入短暂的孤独生活。我与新公司接洽得不错，可以不急于去上班，他们特批我两个月以后再去报到。

两个月，恰到好处。一个尽乎完美的冬天，一段不致懒死的闲暇，真好。不能再长了，否则就会变成无休止的山居生活——在山里，起初几天你总是舒服的，但是很快，你的厌倦感会以几何级加速度堆积，直至让你发疯。

这时我接到了他的电话，这个电话可给我惹了大麻烦。巨大的麻烦。

“请问您是杨先生吗，杨戈先生？”

“您哪位？”

“您好，杨先生。我们不认识，不过我可能需要你帮个忙。我有个很急的事。要是方便……见面聊聊？”

手机听筒里传来新闻联播讣告般的声音，低沉而稳重，只是语气并不哀伤，语速也并不缓慢。能听出来，他有些地方是装出来的，是那种职业性的故作沉稳。能感觉到电话那头的男人正一只手握着重电话，另一只手捏弄着外套的衣角，或者咬着食指的指甲。就是这副德性。

“先在电话里说个大概吧，”我说，“我们毕竟是陌生人，对吧？”

我的肚子在咕咕乱叫，脑子被隔夜的酒精发酵成了一团糰糊，却不得不忍受一个捏着衣角或咬着指甲的男人在电话里吞吞吐吐，这个滋味可不好受。

“说实话，手机这个东西……”他在电话里犹豫起来，“是这样，杨先生，我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我是从朋友的朋友那里打听到你的，准确地说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你看，绕的弯子可真不小。我需要你帮我这个忙，否则我可真就完蛋了。”

“嗯，那你晚上再打过来吧。”

我告诉他，昨晚喝高了，头疼得厉害，必须补上一觉，睡一个下午。我建议我们晚上在东三环的雷曼桥附近见个面，桥下东南角有个酒吧，那儿只有这一个酒吧，他会找到的。我还告诉他，晚上十点以后我会准时坐在里面。

“你喜欢玩捉迷藏啊，呵呵。非常感谢，我们不见不散。”他挂死电话。

我狼吞虎咽，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吞噬着食物。看起来，我挂肝脏还是很强悍的。吞掉这些东西，我又要了一壶咖啡，慢慢地喝着，感觉脑袋空空如也。这就是第二天的宿醉，脑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仿佛一个西瓜，掏空了里面的瓢。

我付了账，走出茶餐厅，顺手在旁边的报亭里买了一份晚报。像几乎所有的城市一样，这个城市的晚报也是在大清早就匆匆上市了，报业也用起了催熟剂。我先看最热闹的社会新闻版：在广州，一个持枪抢劫公交车的倒霉蛋被车门挤死——天下的死法无奇不有，这么奇特的死法却太难得了；天下的笨蛋也各种各样，笨得这么离奇的也不容易找到。

我翻着报纸，很快走到家，把报纸扔到一边，躺在床上睡觉。我要让我未老先衰的肝脏好好休息一下。

晚上，离十点还差二十多分钟，我走进那家酒吧，坐在最里面靠墙角的一个位子上。

这是我惯常坐的位子。坐在这里可以对整个酒吧一览无余，同时又能恰到好处地将自己隐蔽，从这两个方面讲，这个位子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角落总是给人以安全感。

这个城市让人越来越小心。

家禽总是在天刚擦黑之时就钻进笼子里睡觉，人却不是这样。十点还不是酒吧上人的时候。吧台旁边有一个肥硕的家伙在懒洋洋地扔着飞镖，似乎在等人。与他相隔不远的一个靠窗的位子上，有两对男女在玩着什么游戏，以此作为赌注劝酒。这么早就开始大战，看来这四人的酒量不小。前几天同一个位子，上演了一出性别模糊的恋爱短剧，最终，一个穿着花衣服、扎着马尾辫的搞不清性别的人，跟一个剃着平头却有着深深乳沟的人一拍即合，他们搂着腰走出了酒吧。

这家酒吧名叫“老镇”，装修得酷似一个荒凉古镇，到处是残垣断壁，吧台则像一个破落酒铺的大柜台，油漆已脱落得斑驳陆离。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喜欢到废墟里喝酒或者聊天，我来这里只是因为它离我很近。音乐和音响都不错，酒吧老板还偶尔请几个乐队过来唱上几个小时。有个乐队的主唱我很不喜欢，他的嗓子里像是插了一根铁丝，声音沙哑得会让你皮肤瘙痒。不过总体而言，这家酒吧并没有什么可挑剔的。至于酒，我更是不挑剔，我只喝啤酒。

那个家伙进来的时候，我已经喝了两瓶小百威。我正要请那个喜欢挤眉弄眼的服务生给我开第三瓶时，他突然就出现在桌子另一端。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把大衣往左臂上搭，好把另一只手解放出来，准备和我握手。

“您好，您应该就是杨先生吧？我应该是没看错。”他的手软

绵绵的，阴冷潮湿，让人想起某种两栖类动物的前足。

我稍稍欠起身，做了一个“请”的动作，示意他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他看上去算是典型的成功人士，软绵绵的脸和手，白里透红的皮肤，衣着考究。他给人的整体印象就是软绵绵的，让人联想起一件还没干透的皮草。坐在对面的我就不一样了——熬夜，抽烟，终日沉溺在酒精中，一定是形容憔悴，面色枯槁，一副病恹恹的样子。

我掏出一支烟，做出递给他的动作，他摆摆手，说了声谢谢。我给自己点上。不过他并不拒绝啤酒。

“是这样的，杨先生，我遇到了麻烦。”他说。

“杨戈。”

“哦，好的，杨戈先生，我遇到了麻烦。”

他喝了一大口啤酒，咽得表情很痛苦，仿佛那是一杯羊毛衫柔顺剂。

“有一阵我想，我他妈的真快完蛋了。”他接连喝了三大口啤酒，似乎必须借助啤酒的力量才能把这一切说出来。啤酒杯子空了，只剩下泡沫，他打了一串令人震撼的酒隔，让我们两个都皱起眉头。三大口啤酒让他有些放开了，他不再像刚开始那么客气，都用上“他妈的”了。

从他的陈述来看，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他是那只猫咪——只不过他没钓着鱼却被鱼给钓了。几天前，他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女子，这个笨蛋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和网络另一端只露出下体的那副躯干裸聊，结果虚拟的性爱被她刻了盘。他收到了这张光盘，同时也收到了一封打印的恐吓信。她要他拿出五百万，否则就把这张光盘寄到报社、网站、电视台和杂志社，她还有可能把它快递给他的太太、他的员工、他的客户，以及其他很多很多相关不相关的人。反正快递业竞争那么激烈，费用便

宜，服务又周到。

“我被一个婊子勒索了，他妈的婊子！”

“她不是婊子。她可没有向你卖过身。”我说。

此人是个公众人物，常在电视节目里接受采访，在网站上发表一些高论，他的照片也经常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晒个没完。我或许曾在网上跳出来的窗口里无意中看过他的言论，甚至也浏览过他的照片，但也并没有太深的印象——尤其是跟面前这个活人对照一番，那模糊的印象就更缥缈了。

他必定是个高调的人。有名的人很多，人家为什么单单勒索他呢？

勒索通知单的内容还真不少，最醒目的是这样一句话，用核桃大的黑体字打印的：

尊敬的刘总，您尽可以选择报警，我们根本不在乎。

在那丛孱弱的宋体字中间，这行黑体字仿佛小心码出来的一溜黑色炸药，随时都可能被引爆。

所以，很多人都选择老老实实在家里过日子，这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平安是福。

“那个账号，那笔钱，那团他妈的数字，我一闭眼就会在面前飘来飘去。这个婊子！”

“她不是婊子。”

“妈的，她比婊子还贱！”

“破财免灾。你就给她五百万好了。”

“给她五百万？我他妈要杀了她。”

这句话把他吓了一跳。他环顾四周，确信没人听到或留意这句话，然后尴尬地笑了笑，从我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他费了很大的劲才点着。没有烟瘾的人，往往不会熟练地把烟点着，这就像没开过枪的人往往无法熟练地打开枪支的保险一样。隔行如隔山，抽烟也一样。

他抽着烟，每一口都伴随着令人焦虑的咳嗽，弄得他脸色铁青。他的头发因打了啫喱水而变成光可鉴人的坚固外壳，因此在他剧烈咳嗽的时候，头发纹丝不动。

“老兄，这种视频女，你一上网就会碰到一堆……”我说。

“兄弟，做男人难啊。”

“这种女人，网上到处都是。”

我的意思是说，你他妈怎么那么低级呢，这种游戏……

“做名男人更难啊。你看，我还不是什么真正的名人呢。”他的笑比哭都难看。

一个蛋，即便是一个坏蛋，如果没有裂开那条臭名昭著的“臭缝”，也不会被苍蝇叮上。当然，现在叮上这个臭缝的，可不是一只简单的苍蝇。他遇到狠角色了。一个那么烂的视频，就敢要五百万，够狠的。勒索者一定是一个团队，调查，摸底，诱惑，勒索，整个流水线作业。他们不仅知道他的手机，知道他有足够的能力从口袋里掏出一大笔钱来，还知道他的家庭住址，还知道他不会报警。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盯着他手上的黄金戒指，这玩意儿可真让我不舒服。我很讨厌很讨厌披金戴银的男人。

“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说，你很棒，很擅长解决问题。”

“我无德无能。”

解决问题。有意思。他把“要我帮忙”这件事叫做“解决问题”，我喜欢这个说法。此前我曾干过几票这样的买卖——如果

能把它叫做“买卖”的话——我帮一些惹了麻烦的人解决了问题。第一桩买卖，我收了一些钱，这些钱足够我不用工作很舒服地耍上一年半载的。后来几次，我又陆续赚了一些钱，才发现这还真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方式。

不过我可不会把它当做职业。生活，是一团麻，一首老歌是这么唱的。也就是一团麻烦。解决麻烦的确会给你带来收益，但《蓝海战略》之类的书并没写到这个领域，《执行力》这样的书也没提到这个行业，同样，我也不会把这种歪门邪道作为职业。

“我能做的是什​​么？很抱歉，我现在还不知道你贵姓。”

他微笑着掏出一张名片，站起来，弯下腰，双手呈送给我。我也只好欠起身接过来。只有姓名刘德农和他的联系电话，在名片上占据一角的位置，其他区域则是一片空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往名片上印身份——以此表明他们的身份，不过一个要命的细节让他大失身份，就是他手上那个恶心的黄金戒指。

金戒是拜金者的通行证。

像他这样的有钱人，应该去读读《格调》、《品位》之类的书。这个世界真滑稽——那些把这类书捧在怀里奉为圣经的人，却往往是穷光蛋。

“你这名字很眼熟。”

“我也算不上什么名人。”他说。

其实我刚才想起的是一家农资超市的名字。我有一次去一个乡镇，见到过一个叫做“德农”的连锁超市。

“我能帮你做什么，刘先生？”

“你得帮我砍价，不能让她漫天要价。”他呷了一口啤酒。看来他已经适应了这玩意儿，喝得顺畅多了。“当然，最好让她取消这个坏主意。”

“砍到什么程度能让你满意？”

“这就没有具体的指标了。那句广告是怎么说的来着？——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当然是越少越好。你放心，我会给你一笔非常可观的酬劳。这点你不用怀疑，我还算是有点钱。另外，我给你的当然远远不如她勒索的数额大，这点需要你理解，因为你也不愿意成为勒索者，对吧？哈哈。但你应该会满意的。我明白做你们这行的不容易，风险很大，也挺辛苦的。”

“多谢体谅。”

“当然喽，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你应该明白，我不敢给你一个让你不满意的数额，因为我了解你们做这行的，我可不想虎口没脱险，接着又被狼给盯上了。”他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很真诚，“你别介意，我是个直率的人，有一说一。”

“这你倒是多虑了。”

我没有让他讲具体的数额。没必要。他给我的必定会让我满意，否则，还真就像他说的，他应当知道后果。我和那个视频女不同，我可不漫天要价，我遵循的原则是市场法则——等价交换。如果我努力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那就不是等价交换了。另外，现在还没到谈钱的时候。

我这时已经决定接手这个活儿。我需要一笔钱。钱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是拜金者的通行证。钱可不是王八蛋。对于真正需要它的人来说，钱就是阳光、空气和水。我恰好有两个月的时间休假，对这两个月我还没有明确的打算，既不想瞎凑热闹，人挤人地出去旅游，也不想赶着潮流走进社区做义工，我只是初步准备闷在家里得过且过，在酒精、床和虚幻的电影里虚度光阴。如果能用这两个月中的一小部分闲暇赚上一笔，当然是个诱人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这并非难事一桩，它并不比我以前接过的任何活儿难处理，甚至应该更容易一些——对一个漫天要价的视频

女，吓唬吓唬就行了。尽管这些女人嘴巴上一天到晚挂着小黑哥，胳膊上刺着小壁虎或者大蟒蛇，如果你午夜给她打个电话，告诉她上厕所的时候千万别掀开马桶盖，会把她吓得尿到裤子里。

不止是女人。对很多人来说，只要吓唬吓唬就行了。

快要结束的时候，他递给我那张光盘。从外表来看，光盘制作考究，放在一个牛皮纸封套里。玩得很专业。做事就怕专业二字。我把玩了一会儿，把光盘拿出来，撕下塑料保护膜。这时我们已经陷入了沉默，感觉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啤酒似乎也喝不下去了。我用这光盘当镜子，看着里面模糊而扭曲的脸，抚摸着我的胡须。看起来，的确需要刮胡子了。

他忽然从沉思中惊醒。

“我没有她的联系方式，怎么办？我只有她的QQ号码，估计已经被她拉到黑名单了，这样我无论说什么她也不会再看到了，怎么办？我失去了和她的所有联系，她没给过我任何联系电话。唉！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个被我们的社会列入精英阶层的人，接连用了三个“怎么办”——无论如何，这事的难度可不比俄国革命更大。^①看起来他茫然无助。

“如果我用‘不小心’来形容你，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太轻了。”我的意思是，你他妈的纯粹就一傻逼。

“我明白我明白。可现在怎么办呢？她把那录像散出去怎么办？”

^① 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列宁写作了《怎么办》等著作，系统阐述了他的革命理论。

“她百分百不会。”

“你怎么那么肯定？”

“散播那张狗屎录像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她要的是钱，明白吗？她可不是玩独立电影的女艺术家。钓鱼的如果等不到鱼上钩，就会把钩子重新甩一次，直到钓上鱼来，除非她一点耐心也没有。散播出去，就等于她把渔具给扔了。”

他笑了。完全踏实的微笑。他伸过手来摸出一支烟。就像人们常说的，他把心放回了狗肚子里。或许刚才他的茫然只因当局者迷。我可真不信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我们约定，一些事情等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再谈，比如我的酬劳。我们总会有机会第二次见面的，而且肯定会很快。

走出酒吧门口的时候，下雪了。雨夹雪。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我拉上了外套的拉链，缩着脖子，把手插在裤兜里，顶风向公寓走去。

这一觉睡得很沉，几乎没做什么梦，就像死过去一段时间，或者脑部某处的结构出现了坏扇区，没写入任何信息。这当然是酒精的功劳。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是靠酒精的帮助入睡，已经记不清这种糟糕的状况是从何时开始的了。

基本上，我从没做过什么噩梦。按精神分析之类的狗屁说法，那是因为我的生一直比较顺利——人生的坎坷会不断地走进梦里，让你以另一种方式重温那些记忆，而像我这种在甜水里泡大的人生，要么没有梦，要么就只能是一些色彩斑斓的梦。

我泡了一杯浓茶，接连抽了两支烟，感觉精神整个为之一振。

下雪了，我推开窗子，看着小区里零星的积雪。冰冷而清冽的空气抚慰着脸庞。那是冬天的第一场雪，像所有的“初雪”一

样，这一场也是不成功的——羞涩，慌乱，半推半就，甚至还带着一丝痛楚。

昨晚我回到家后马上打开电脑，看了看那张光盘。从勒索的角度来讲，这的确是一个成功的作品——不知是用什么软件摄制的，画面和声音都很清晰。整个视频都一直是固定机位，两个窗口，上面是女人的，下面是暴发户的，都放得很大。她除露了一会儿胸部，大多数时候都只是露着毛茸茸的下体。她一直没有露过脸。她的声音也只是毫无个性的叫床声，让人怀疑那是从A片里采下来的片段。这个笨蛋就不同了，他始终露出整个躯体，展现出硕大的屁股和腹部叠起的赘肉，实在是令人胆战心惊。他的表情则是热切、期待、癫狂，像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

这样就很容易弄明白这张光盘为什么值五百万了——不仅仅是因为那硕大的屁股，那些叠起的赘肉，也不仅仅是因为那勉强勃起的性器，更不是因为那副从没露过脸的女性躯干。而是因为他的那些表情。人在某些特殊时刻的面部表情，往往是永远也无法示人的，一旦外泄，就需要花大价钱赎回来。

对一些人来说，表情可是值大价钱的。

我很想吐。昨晚喝多了酒，加上腹中空空，饥肠辘辘，如果再沉浸在那张肮脏的光盘里，我会把胃液胰液之类的全给吐出来。

看了一会儿窗外的雪，望了望湛蓝的天空，感觉好一些了。我洗了脸，刷了牙，刮了胡子，然后把自己围得严严实实，到外面去弄点吃的。空气清冽，但路面有些积水，一些松动的地砖下面积水更多，这种隐藏的积水很讨厌，一不留神就会喷进鞋子里。

快走到火麒麟门口时，我接到了刘德农的电话。

“你说的没错，兄弟，她昨晚打过来了。”